

孙宜君 选编

又是用尽芳华时

20世纪中国纯情散文精品 友情卷

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孙宜君 选编

又是月季芬芳时

20世纪中国纯情散文精品 友情卷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[晋]新登字3号

社长 任兆文
总编辑 左执中
责任编辑 胡晓青
封面设计 马正华

20世纪中国纯情散文精品·友情卷

又是月季芬芳时

孙宜君 主编

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(太原并州北路69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晋财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.625 字数:209千字

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0月山西第2次印刷

印数:3001—6000册

*

ISBN 7-5440-0500-3
G·501 定价:9.30元

目 录

第一辑 挚友相知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-|
| 海上通信 | 郁达夫 | (3) |
| 六一姊 | 冰 心 | (11) |
| 与佩弦 | 叶圣陶 | (18) |
| 给庐隐 | 石评梅 | (23) |
| 志摩是人人的朋友 | 方令孺 | (28) |
| 鹰之歌 | 丽 尼 | (31) |
|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| 谢冰莹 | (34) |
| 又是月季芬芳时 | 周 明 | (39) |
| 悠悠心会 | 韩小蕙 | (42) |
| 伤逝 | 台静农 | (50) |
| 李敖与我 | 曾心仪 | (53) |
| 孤意与深情 | 张晓风 | (58) |

第二辑 师生情重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|
| 藤野先生 | 鲁迅 | (67) |
| 忆亡师 | 梁得所 | (73) |
| 我的第一位老师 | 高瑞泉 | (78) |
| 婉穗老师 | 斯妤 | (83) |
| 哭俞老师 | 施叔青 | (91)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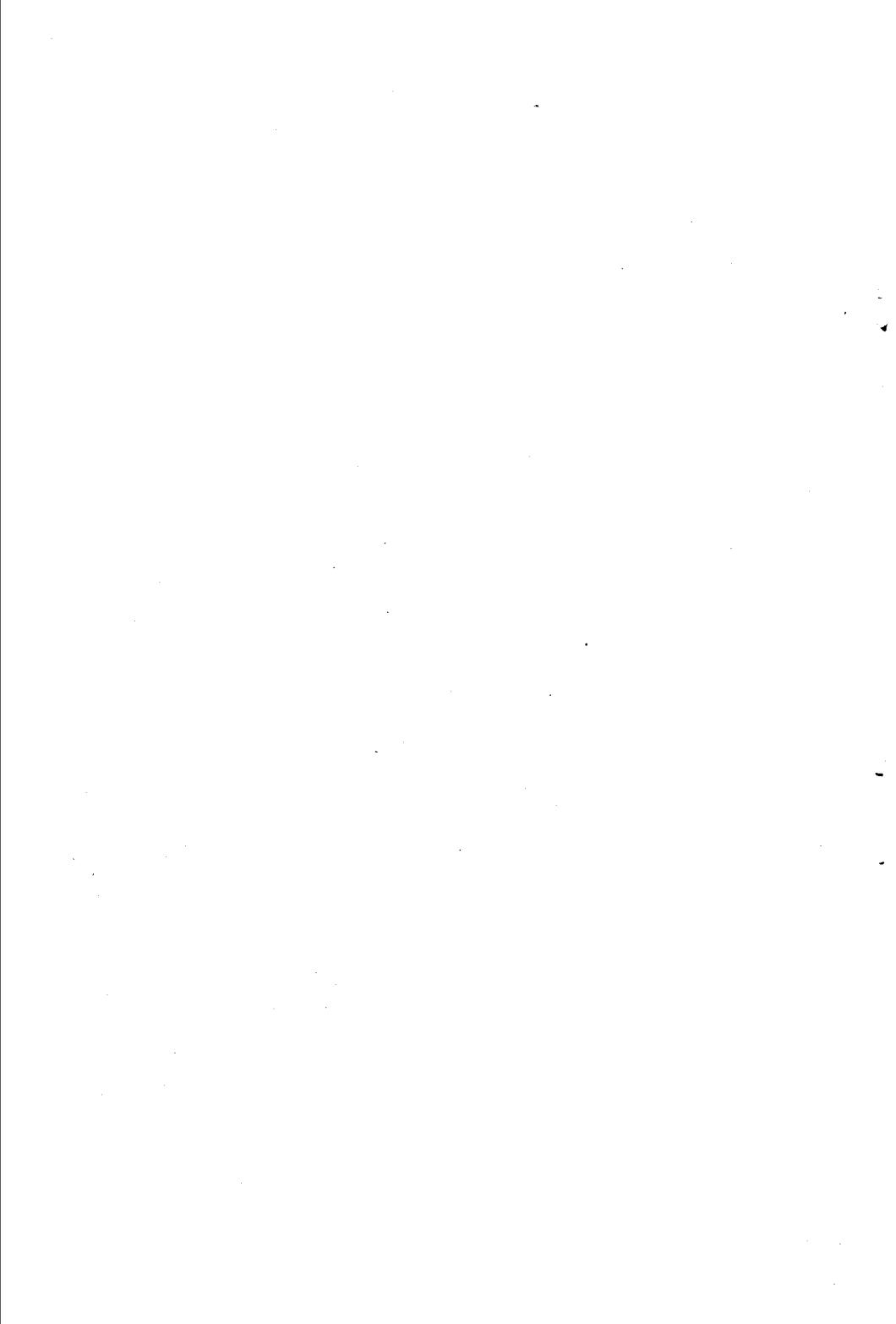
第三辑 故人怀想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眠月 | 俞平伯 | (101) |
| 半农纪念 | 周作人 | (106) |
| 老哥哥 | 臧克家 | (110) |
| 风雨中忆萧红 | 丁玲 | (115) |
| 哭鲁迅先生 | 孙伏园 | (120) |
| 记瞿秋白 | 孔另境 | (127) |
| 忆柔石 | 林淡秋 | (134) |
| 幽燕诗魂 | 丁宁 | (141) |
| 怀念田家英 | 李锐 | (150) |
| 梦入何乡 | 舒婷 | (157) |
| 忆白石老人 | 艾青 | (162) |
| 记郁达夫 | 唐弢 | (169) |
| 友情 | 沈从文 | (174) |
| 岁暮怀小川 | 冯牧 | (179) |
| 忆老舍 | 梁实秋 | (188) |
| 怀念梁实秋先生 | 聂华苓 | (196) |

第四辑 天涯何处无芳草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梦痕 | 丰子恺 | (205) |
| 一面 | 阿累 | (210) |
| 依依惜别的深情 | 魏巍 | (215) |
| 鹤首 | 杨朔 | (223) |
| 江南丝竹 | 严阵 | (227) |
| 友谊 | 柳嘉 | (233) |
| 老王 | 杨绛 | (239) |
| 丁香花下 | 黄秋耘 | (243) |
| 拣麦穗 | 张洁 | (248) |
| 竹叶三君 | 陈慧瑛 | (253) |
| 友情 | 林海音 | (259) |
| 雨中的紫丁香 | 罗兰 | (262) |

第一辑 挚友相知



海上通信

郁达夫·

晚秋的太阳，只留下一道金光，浮映在烟雾空濛的西方海角。本来是黄色的海面被这夕照一烘，更加红艳得可怜了。从船尾望去，远远只见一排陆地的平岸，参差隐约的在那里对我点头。这一条陆地岸线之上，排列着许多一二寸长的桅樯细影，绝似画中的远草，依依有惜别的余情。

海上起了微波，一层一层的细浪，受了残阳的返照，一时光辉起来。飒飒的凉意逼入人的心脾。清淡的天空，好像是离人的泪眼，周围边上，只带着一道红圈。是薄寒浅冷的时候，是泣别伤离的日暮。扬子江头，数声风笛，我又上了天涯漂泊的轮船。

以我的性情而论，在这样的时候，正好陶醉在惜别的悲哀里，满满的享受一场 *Sentimental sweetness*,^① 否则也应该自家制造一种可怜的情调，使我自家感得自家的风尘仆仆，一事无成。若上举两事办不到的时候，至少也应该看看海上的落日，享受享受那伟大的自然的烟景。但是这三种情怀，我一种也酿造不成，呆呆的立在龌龊杂乱的海轮中层的舱口，我的心里，只充满了一种愤

① 感伤的甜蜜。

恨，觉得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硬要想拿一把快刀，杀死几个人，才肯甘休。这愤恨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？一是因为上船的时候，海关上的一个下流的外国人，定要把我的书箱打开来检查，检查之后，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列宁的一册著作拿去。二是因为新开河口的一家卖票房，收了我头等舱的船钱，骗我入了二等的舱位。

啊啊，掠夺欺骗，原是人的本性，若能达观，也不合有这一番气愤，但是我的度量却狭小得同耶稣教的上帝一样，若受着不平，总不能忍气吞声的过去。我的女人曾对我说过几次，说这是我的致命伤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总改不过这个恶习惯来。

轮船愈行愈远了，两岸的风景，一步一步地荒凉起来了，天色垂暮了，我的怨愤，才渐渐的平了下去。

沫若呀，彷吾、成均呀，我老实对你们说，自从你们下船之后，我一直到了现在，方想起你们三人的孤凄的影子来。啊啊，我们本来是反逆时代而生者，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。我此番北行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，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呀！

天色暗下来了，我想起了家中在楼头凝望着我的女人，我想起了乳母怀中，在那里伊吾学语的孩子，我更想起了几位比我们还更苦的朋友，啊啊，大海的波涛，你若能这样的把我吞咽了下去，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恼。我愿意化成一堆春雪，躺在五月的阳光里，我愿意代替了落花，陷入污泥深处，我愿意背负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痨恶疾，就在此处消灭了我的残生。

这些感伤的（Sentimental）咏叹，只能博得恶魔的一脸微笑，几个在资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，或者要拿了我这篇文字，去佐他们的淫乐的金樽，我不说了，我不再写了，我等那一点西方海上的红云消尽的时候，且上舱里去喝一杯白兰地罢，这是日本人所

说的 Yakezake! ①

十月五日七时书

昨天晚上，因为多喝了一杯白兰地，并且因为前夜在 F. E 饭店里的一夜疲劳，还没有恢复，所以一到床上就睡着了。我梦见了一个十五六的少女和我同舱，我硬要求她和我亲嘴的时候，她回复我说：

“你若要宝石，我可以给你 Rajah's diamond, ②

你若要王冠，我可以给你世上最大的国家，

但是这绯红的嘴唇，这未开的蔷薇花瓣，

我要保留着等世上最美的人来！”

我用了武力，捉住了她，结果竟做了一个“风月宝鉴”里的迷梦，所以今天头昏得很，什么也想不出来。但是与海天相对，终觉得无聊，我把佐藤春夫的一篇小说《被剪的花儿》读了。

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，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。他的小说，周作人君也曾译过几篇，但那几篇并不是他的最大的杰作。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，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《病了的蔷薇》，即《田园的忧郁》了。其他如《指纹》，《李太白》等，都是优美无比的作品。最近发表的小说集《太孤寂了》，我还未曾读过。依我看，这一篇《被剪的花儿》，也可说是他近来的最大的收获。书中描写主人公失恋的地方，真是无微不至，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，但是终于画虎不成。他在日本现代的作家中，并不十分流行。但是读者中间的一小部分，却是对他抱着十二分的好意。有一次何畏对我说：

① 烧酒。

② 君王的金刚钻。

“达夫！你在中国的地位，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。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清洁高傲，中国人却不能了解你，所以你想以作家立身是办不到的。”

惭愧惭愧！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！但是在目下的中国，想以作家立身，非但干枯的我没有希望，即使 Victor Hugo^①, Charles Dickens^②, Gerhart Hauptmann^③ 等来，也是无望的。

沫若！仿吾！我们都是笨人，我们弃康庄的大道不走，偏偏要寻到这一条荆棘丛生的死路上来。我们即使在半路上气绝身死，也同野狗的毙于道旁一样，却是我们自家寻得的苦恼，谁也不能来和我们表同情，谁也不能来收拾我们的遗骨的。啊啊！又成了牢骚了，“这是中国文人最丑的恶习，非绝灭不可的地方”，我且收住不说了罢！

单调的海和天，单调的船和我，今日使我的精神萎缩得不堪。十二时中，足破这单调的现象，只有晚来海中的落日之景，我且搁住了笔，去看 The glorious sun-setting^④ 罢！

十月六日日暮的时候

这一次的航海，真奇怪得很，一点儿风浪也没有，现在船已到了烟台了。烟台港同长崎门司那些港一些儿也没有分别，可惜我没有金钱和时间的余裕，否则上岸去住他一二星期，享受一番异乡的情调，倒也很有趣味。烟台的结晶处是东首临海的烟台山。在这座山上，有领事馆，有灯台，有别庄，正同长崎市外的那所

① 即雨果。

② 即狄更斯。

③ 即霍普特曼。

④ 壮丽的日落。

检疫所的地点一样。沫若，你不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首在检疫所作的诗么？我现在坐在船上，遥遥的望着这烟台的一带山市，也起了拿破仑在瑷来娜岛上之感，啊啊，漂流人所见大抵略同，——我们不是英雄，我们且说漂流人罢！

山东是产苦力的地方，烟台是苦力的出口处。船一停锚，抢上来的凶猛的搭客，和售物的强人，真把我骇死，我足足在舱里躲了三个钟头，不敢出来。

到了日暮，船将起锚的时候，那些售物者方散退回去，我也出了舱，上船舷上来看落日。在海船里，除非有衣摆奈此的小说《默示录的四骑士》中所描写的那种同船者的恋爱事体外，另外实没有一件可以慰遣寂寥的事情，所以我这一次的通信里所写的也只是落日，Sun Setting, Abend Roete, etc, etc^①。请你们不要笑我的重复！

我刚才说过，烟台港和门司长崎一样，是一条狭长的港市，环市的三面，都是浅淡的连山。东面是烟台山，一直西去，当太阳落下去的那一支山脉，不知道是什么名字。但是我想这一支山若要命名，要比“夕阳”“落照”等更好的名字，怕没有了。

一带连山，本来有近远深浅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的，现在当这落照的中间，都只成了淡紫。市上的炊烟，也濛濛的起了，更使我想起故乡城市的日暮的景色来，因为我的故乡，也是依山带水，与这烟台市不相上下的呀！

日光没了，天上的红云也淡了下去。一阵凉风吹来，使人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哀感。我站在船舷上，看看烟台市中一点两点渐渐增加起来的灯火，看看甲板上几个落了伍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的卖物的土人，忽而索落索落的滴下了两粒眼泪来。我记得我女

① 日落，晚霞，等等。

人有一次说，小孩子到了日暮，总要哭着寻他的娘抱，因为怕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。这时候我的心里，大约也被这一种 Nostalgia^① 笼罩住了罢，否则何以会这样的落寞！这样的伤感！这样的悲愁无着处呢！

这船今晚上是要离开烟台上天津去的，以后是在渤海里行路了。明天晚上可到天津。我这通信，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邮。愿你与婀娜和小孩全好，仿吾也好，成均也好，愿你们的精神能够振刷，啊啊，这样在勉励你们的我自家，精神正颓丧得很呀！我还要说什么！我还有说话的资格么！

十月七日晚八时烟台舱中

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我记得你曾说过，沫若，你说：“我们的拿起笔来要写，大约是已经成了习惯了，无论如何，我此后总不能绝对的废除笔墨的。”这一种冯妇之习，不但是你免不了，怕我也一样的罢。现在精神定了一定，我又想写了。

昨天船离了烟台，即起大风，船中的一班苦力，个个头上都淋成五色。这是什么理由呢？因为他们都是连绵席地而卧，所以你枕我的头，我枕你的脚。一人吐了，二人就吐，三人四人，传染过去。铤而走险，急不能择，他们要吐的时候就不再问是人头人足，如长江大河的直泻下来。起初吐的是杂物，后来吐黄水，最后就赤化了。我在这一个大吐场里，心里虽则难受，但却没有有效他们的颦，大约是曾经沧海的结果，也许是我已经把心肝呕尽，没有吐的材料了。

今天的落日，是在七十二沽的芦草上看的。几堆泥屋，一滩野草，野草里的鸡犬，泥屋前的穿红布衣服的女孩，便是今日落

① 乡愁。

照里的风景。

船靠岸的时候，已经是夜半了。二哥哥在埠头等我。半年不见，在青白的瓦斯光里他说我又瘦了许多。非关病酒，不是悲秋，我的瘦，却是杜甫之瘦，儒冠之害呀！

从清冷的长街上，在灰暗凉冷的空气里，把身体搬上这家旅店里之后，哥哥才把新总统明晚晋京的话，告诉我听。好一个魏武之子孙^①，几年来的大愿总算成就了，但是，但是只可怜了我们小百姓，有苦说不出来。听说上海又将打电报，抬菩萨，祭旗拜斗的大耍猴子戏。我希望那些有主张的大人先生，要干快干，不要虚张声势的说：“来来来！干干干！”因为调子唱得高的时候，胡琴有脱板的危险，中国的没有真正革命起来的原因，大约是受的“发明电报者”之害哟！

几天不看报，倒觉得清净得很。明天一到北京，怕又不得不目睹那些中国特有的承平气象，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太平时节，心里实在是怕看这些黄帝之子孙的文明制度了。

夜也深了，老车站的火车轮声，也渐渐的听不见了，这一间奇形怪状的旅舍里，也只充满了鼾声。窗外没有月亮，冷空气一阵一阵的来包围我赤裸裸的双脚。我虽则到了天津，心里依然是犹豫不定：

“究竟还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？还是到故乡家里去作隐士？”

名义上自然是隐士好听，实际上终究是飘流有趣。等我来问一个诸葛神卦，再决定此后的行止罢！

勒勒勒，弟子郁，……

.....

.....

① 指曹锟。

十月八日夜三时书于天津的旅馆内

(选自 1923 年 10 月 20 日《创造周报》第 24 号)

郁达夫 (1896——1945)，浙江省富阳县人。现代著名作家。1913 年去日本留学，1922 年回国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，与郭沫若、成仿吾等人组织创造社，先后主编《创造季刊》、《创造周报》等刊物。抗战后流亡南洋，1945 年 9 月被日本宪兵杀害。主要著作有小说《沉沦》、《薄奠》、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等；散文集《闲书》、《达夫游记》、《屐痕处处》等。现有《达夫文集》、《达夫选集》等行世。

六一姊

冰 心

这两天来，不知为什么常常想起六一姊。

她是我童年游伴之一，虽然在一块儿的日子不多，我却着实的喜欢她，她也尽心的爱护了我。

她的母亲是菩提的乳母——菩提是父亲朋友的儿子，和我的大弟弟同年生的，他们和我们是紧邻——菩提出世后的第三天，她的母亲便带了六一来。又过两天，我偶然走过菩提家的厨房，看见一个八九岁的姑娘，坐在门槛上。脸儿不很白，而双颊自然红润，双眼皮，大眼睛，看见人总是笑，人家说这是六一的姊姊，都叫她六一姊。那时她还是天足，穿一套压着花边的蓝布衣裳。很粗的辫子，垂在后面。我手里正拿着两串糖葫芦，不由的便递给她一串。她笑着接了，她母亲叫她道谢，她只看着我笑，我也笑了，彼此都觉得很腼腆。等我吃完了糖果，要将那竹签儿扔去的时候，她拦住我；一面将自己竹签的一头拗弯了，如同钩儿的样子，自己含在口里，叫我也这样做，一面笑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旱烟袋。”

我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她——当然我也随从了，自那时起我很爱她。